

鳳巢五劍

東方木翎

上



目 录

(上册)

- 第一回 老尼姑化缘传警讯
恶汉子跟踪报私仇……………(1)
- 第二回 逃荒野沈洪丧命
返家宅欧阳捐躯……………(12)
- 第三回 虎头山四恶徒逞凶
龙子岗苦香儿拜母……………(24)
- 第四回 九嫂认女立家法
卢迁逞能闹酒楼……………(35)
- 第五回 康世杰豪情延酒友
严天威动怒出龙巢……………(45)
- 第六回 智卢迁巧斗严天威
康世杰命丧龙形掌……………(54)
- 第七回 求援兵卢迁再到龙子岗
为报仇香儿苦练凤巢剑……………(64)
- 第八回 尴尬人偏逢尴尬事
有情女满怀有情心……………(74)
- 第九回 飞来凤展翅下山
坐地虎舞爪逞恶……………(83)
- 第十回 紫微剑怒惩四恶徒
龙形掌巧制飞来凤……………(94)

第十一回	投鼠忌器北掌惊心 救女心切九嫂出山	(103)
第十二回	蛮康静初识英雄 恶天威惊逢对手	(114)
第十三回	龙巢寨天威假义释香儿 半山亭康静诚心拜师尊	(125)
第十四回	约法三章鹤叟收徒 喜得秘笈康静练功	(136)
第十五回	卿卿我我私定婚约 隐隐约约暗示仇家	(146)
第十六回	痴情女苦求允婚 真心友偷告实情	(157)
第十七回	书房惊梦四恶遇冤家 爱屋及乌金龙囚师侄	(167)
第十八回	误中误枝凤疑表姐 巧上巧秀兰探姑爷	(178)
第十九回	艺高胆大双凤闹宴 节外生枝新郎失踪	(190)
第二十回	卢迁酒店逢珠儿 雏凤道观搬救兵	(203)

第一回 老尼姑化缘传警讯 恶汉子跟踪报私仇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唐代风流太守白居易被谪浔阳，闻琵琶声悲，感极而泣，乃作《琵琶行》一诗，千古以来，脍炙人口。列位可知，这唐时白居易闻琵琶而落泪，宋代宋江题反诗于江楼的浔阳江头，现在究竟是什么地方？原来古浔阳即今日之江西九江市。九江地处长江中游，扼长江而成江西省之北门户。商业以茶为最，古时与湖北汉口、福建福州为中原三大茶市。景德镇之瓷器，亦以此为集散地。加之南面有盛名传天下的庐山，九江又是游庐山必经之地，其繁华可想而知了。

只因清嘉庆年间，年年饥荒，天下大乱。昏君无道，只知搜刮，不恤民情，苛捐杂税尤胜于前，天灾连着人祸，以致“盗贼蜂起”，官逼民反。遂演义出许许多多故事……

话说离江西九江府数十里地有个徐家村。村里有个马行，名叫“秦远”马行。马行是由结拜兄弟二人所开，拜兄姓沈，单名洪，妻子陈氏早年亡故，留下一子，双名东兴，年已十一，拜弟复姓欧阳，单名启，妻吴氏，夫妻恩爱，膝下无男，单生一女，年仅九岁。当时连年战事，马匹需要量极大，兄弟俩也是认准时机，投了大本，在此经营马匹生意。仅数年时间，买进卖出，就赚了一大笔钱。常言道：有钱好办事，兄弟俩赚了大钱，除扩大马行生意外，对村里的善事，也乐于花钱；不管是铺桥还是修路，抑或施饭舍衣之类，几乎是有求必应。因此名声远播，人皆称“二贤者”。

却说这一日傍晚，漫天彩霞，似在天河里游着的无数金鱼，被什么人用神网套住，渐渐地拖入西山背后去。天色开始暗下来，路上的车辆行人，也有点看不清了。

那拜兄沈洪正在观赏晚景，意有所足。遂捋捋长髯，长袖一挥，对欧阳启道：“老弟，面对这良宵美景，我们也不妨轻松轻松呢。”

欧阳启附和道：“这两日我们忙了一阵子，此刻也是舒舒筋骨的时候，兄长，弄点酒菜，花亭对酌如何？”

沈洪笑道：“正合吾意。”

当下欧阳启便唤了管家来，道：“福福，你叫下人关了马场，叫厨里备几碟小菜，把那窖里存放的老陈酒开一坛，送到沁香亭来。”欧阳启交代已毕，便与沈洪缓步向花园深处的沁香亭走去。晚风送来，令人心旷神怡。

马行老管家福福领了吩咐，立即便去了。不消片刻，兄弟俩已在亭里举杯动筷了。

三杯酒入肚，兄弟俩的话也多了起来。

“贤弟，古人是对酒当歌，可惜咱们不通文墨，这乐趣可就少了一份了。”

“不尽如此，那李太白虽是个满腹诗书的酒仙，不也常有喝闷酒的时候？”

兄长沈洪肚里要比欧阳启少些墨水。不过对于那些名人逸事，也总爱追问，遂道：“何以见得？”

欧阳启正待细言，却见管家福福急急赶来：

“二位老爷，有一事相禀。”

沈洪看福福匆匆忙忙的样子，便道：“出了何事？”

福福结结巴巴道：“二位老爷，门口来了一位老尼姑要化缘。”

欧阳启被断了兴致，心中有些不快，便斥道：“这等小事，你一向如何处置的？且去帐房取白银三两打发老尼姑去罢。”

福福道：“如是这样，老奴也就无须禀报了。今日来的老尼姑却与往日那些不同，她一开口，就要募化黄金二百两，老奴怎敢作主！”

沈洪听了，不免心里吃惊，正思忖该如何决定，欧阳启早听得不耐烦道：“兄长，这老尼要募化黄金二百两，岂不是故意刁难我们兄弟？虽说好事该做，但也无如此做法，待兄弟出去将她赶走。”

欧阳启抖下长袖，怒气冲冲走下亭子。沈洪见状，赶紧起身上前一把拖住，劝道：“欧阳兄弟，千万不可草率行事，老尼姑口出此言，定有什么来历。待为兄与你一起出去，见了她之后，再见机行事。”

二人出了花园，转过长廊，到了门外。果然见门前站着一位老尼姑，身子既瘦且小，年有八旬左右，满脸皱纹，驼着背，望过去倒像兀然立着的一段枯木。

沈洪将她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若不是那老尼姑的眼中射来两束寒光，他简直会认为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个活人。

“便是这样一个老尼，却开口要那许多黄金？”沈洪心里大惑不解，不过来的既是个弱者，他也就心平气和地上前施礼道：“敢问老师太，今日到寒舍有何贵干？”

老尼姑亦施礼道：“施主，因贫尼所在尼庵被龙卷风刮倒，想重建一座庵堂，四处化缘，仅得些微小数。你看贫尼怎耐如此折腾？今听得二贤者大名，特向二位施主募化黄金二百两，免却贫尼奔波之苦，不知二位施主意下如何？”那老尼声音虽细，话语却是斩钉截铁。

沈洪道：“在下冒昧，敢问老师太，名山何处？法号如何称呼？”

老尼姑慢条斯理道：“喔？要问贫尼住哪里，名什么？哎呀，贫尼这一大把年纪了，一时却也记不起来了。”似乎在这老尼看来，这位贤者所问，只是题外的事，可有可无罢了。

站在一旁的欧阳启有些憋不住，正要呵责，沈洪见状，忙暗暗扯一下他的衣袖，又道：“老师太，这二百两黄金却非小数目。既是重建庵堂，我们理当相助，只是若要马上奉上，我兄弟虽薄有家资，恐怕一时也难以凑足。老师太，是否先请进家门，再慢慢商议？”

老尼姑听沈洪如此说，嘴角顿露出一丝笑意，不紧不慢道：“如此，就请两位施主前头带路。”说着，老尼姑随着走了进去，那步态之轻盈，和她那像貌、身形相比，颇是令人吃惊。

老尼沿着长廊往内厢走去，不时对楼堂建筑赞赏几句，倒是沈洪兄弟俩心事重重，脚步也显得特别沉。

到了内厢，沈洪吩咐老管家道：“福福，你且进厨房，叫厨下做几样素菜款待老师太。”

福福应声去后，沈洪招呼老尼姑和欧阳启，三人分宾主坐定。下人早捧茶进来。

老尼姑且不发话，一边品茶，一边观赏壁上一幅黄庭坚的行草。沈洪兄弟见状，交换了一下眼色，也不说什么。

一会儿时间，素菜送上，沈洪请老尼姑入座，老尼并不推辞。兄弟俩陪着老尼入座。老尼见面前几样素菜虽说不是出自佛门子弟之手，倒也清淡可口，便道了谢，自顾品尝起来。但不到半顿饭光景，老尼姑就站起身来开口道：

“二位施主，贫尼今日前来并非是要讨一顿饭吃。这饭菜虽好，贫尼吃来却无甚滋味。大施主方才不是答应贫尼捐金建庵吗？请即取出，贫尼也好告退。”

沈洪点点头，转身对福福道：“你进里边去，取二百两黄金来。”

福福拿眼瞧欧阳启，见欧阳启并无阻拦之意，方才转到里边。只片刻工夫，福福出来道：“老爷，我进金库里查过了，黄金一总只有一百五十两，还差五十两。”说着，把沉甸甸的一袋金子放到桌上。

沈洪起身拱手道：“老师太，老管家讲的话你也听见了。这一百五十两银子，是否请你先收着，待我兄弟明天再行凑足，你看如何？”

老师太听罢，哈哈大笑，直笑得在座的各人，如堕五里雾中，却听老尼道：“二位施主真不愧为‘二贤者’。常言道，‘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贫尼算是服了。贫尼一两黄金也不想要了。”

欧阳启本来还有些心痛，这下反倒感到不安，忙问道：“老师太，刚才你还说要二百两，现在为何一两都不要了？你若是不愿我们变卖家产，这现成的一百五十两，你带去就是了。”

老尼笑道：“二位施主，贫尼今日到此化缘，只不过试一试你们的为人罢了。你们既能舍己为人，贫尼自然也不能眼见你们大难临头而不顾呀！”

沈洪兄弟听了这话，不由大吃一惊，同声道：“此话从何说起！”

老尼提醒道：“五年前，你二人不是参与过白莲教的活动吗？”

兄弟俩异口同声道：“是有此事。”

“可曾杀了当地恶霸范地明家？”

“是的。”

“这就是了，”老尼叹道，“当时范家有个小儿子范庄，独身在外，幸免一死。后来逃往河南龙巢，拜双龙派龙形虎掌严天威为师。而今功成艺就，别师下山，还带着三位师兄弟，在江湖上四处查寻，要找二位施主报仇雪恨。贫尼今日到达此地，就是要告诉你们这桩事。”

双龙派乃当今武林第一等的派系，连称雄北国的嵩山少林派都对他们另眼相看，其名声就可想而知了，更何况龙形虎掌严天威两年前与昆仑派祖师较量于洪州，一时名震天下。如今这冤家对头竟成了严天威的徒弟，怎不叫沈洪兄弟如兜头泼下一桶冷水。沈洪暗忖自己虽也算得江湖上一条好汉，此时此刻也不免要求教于人了，遂上前对老尼姑行了个大礼道：

“老师太传此消息，大恩大德，我兄弟俩终身难忘。如何处置，还望老师太指点迷津。”

老尼姑闭目合掌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依贫尼之见，你兄弟二人，速将马场散了，各回自己故乡居住为好。”欧阳启忍耐不住，便要诘难，老尼姑像早已料到，朝他摆摆手，继续道，“世间万般事，最难的便是一个‘忍’字，不知二位施主以为如何？”

沈洪连忙答道：“承教了！”一边拉欧阳启坐下。

“好了。二位施主，此刻时光已经不早了，贫尼告退。”话音刚落，只见尼姑身形一晃，早已不见踪影。

福福看得傻了眼，问沈洪道：“方才该不是一场梦吧。”

欧阳启依然不服气，道：“兄长，难道我们真的就如这

老尼所说做那缩头乌龟吗？”

沈洪道：“兄弟，依你看，这老师太功夫如何？”

“那是没话可说的。”

“既然如此，你就该知道我们比她要差远了。老师太既认定这帮人是恶徒，她也总该有除恶扬善之心吧。她既劝我们‘忍’，恐怕也是料知他们势力强大之故。欧阳兄弟，为兄之意，还是先避一避为好。”

欧阳启一时红了眼眶道：“兄长既如此说，兄弟我只有从命就是。不过想到我们多少年来手足情深，从未别离，现在却要各奔东西，且这别离又让人如此悬心，我……”

沈洪也伤感道：“眼前只能如此安排。欧阳兄弟，来日方长，总有相聚之日。”

次日清晨，天气格外好。马场这边热闹极了。方圆几十里的人听说马场要清盘，许多生意人以其精明闻风而到。

几百匹马被拉到场中央，经过一番番评头论足，讨价还价，一匹匹马被牵走了。

福福一边看帐，一边摇头，叹道：“这样的价钱，哎……”这福福不论投到谁的门下，总是忠心耿耿为主人卖力。一匹匹良马被压到八成价、七成价卖出去，这些马虽不是他的，但他却比主人还要心疼。

接着变卖屋产和各种家具器件。那就更惨了，一方是急着要脱手，一方却是稳坐钓鱼台，不见十二分便宜不松口。好在那沈洪是极其豪爽的人，只要人家肯要就行，值一千两的东西，五百两胡乱就卖出去。只两天时间马场内的财产便清理已毕。

沈洪拿出一部分银子打发福福和其他伙计，叫他们另找门路，各自谋生。伙计们得了双倍的月俸，各都笑逐颜开，

告辞而去，唯独福福不肯走，很是伤感。

沈洪和欧阳启二人也相对无言。

倒是沈东兴虽然年幼，却甚懂事理，见大人们不说话，便上前道：“福福老伯，听说你老家有个孙儿叫万儿的，也跟我一般大了？”

福福道：“是呀，那年我到你们家，正是万儿刚出生的时候，我看着你长大，带着你玩，倒把你当作万儿了。”

东兴道：“我真想和万儿玩，以后你带他来我们家玩好吗？”

老人眼圈红了，泪珠滴到胡子上，哽咽道：“一定的。”

“福福，并非我们不想留你，无奈事情很棘手，我们结拜兄弟尚要分离，何况是你。一来你跟随我们十多年，从来没回过家，也该回去安度晚年才是。二来，我还有个打算，在这世上我们别无亲人，若有什么意外的事，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个落脚的地方，将来东兴和万儿等人若能耕种为生，平安度日，我也放心了。”

福福抹泪道：“老奴是想到这一层的，只是这分别也太突然了。”

沈洪此时也只有宽言相慰，道：“人生本是如此，月有圆有缺，人亦有离有合。福福，你在这里尽了十年辛苦，我们也舍不得你呀，只是此番风云突变，我们的身家性命尚且保不定，怎能再拖累你，只望将来还有团聚之日。”

福福见两位老爷如此说，知道留不住，叩了头，打点行装去了。

这边月上东厢，兄弟俩离情正苦。

沈洪道：“欧阳兄弟，你我两家现在就要分开了，虽说咱两家居地亦不过百里之遥，但以后见面就不会像现在这般

容易了。你我都是四十出头的人，各应多加保重才是。如今我儿年已十一，你女儿亦已九岁，你以前常与我提起，指望他们俩将来能结为婚配，如今何不趁分手之时，将这婚事给定下来？”

欧阳启见两小孩早牵手到花园去玩，明月下还听得见他们无拘无束的谈笑声，遂点头道：“兄长之言甚是，今晚咱就备了香案定了婚事也好。”

第二天清早，两只船分载着沈洪及欧阳启两家人口，一路往浙北方向摇去。

过了平静的两天。荒废了的马场，显得空旷、萧索。府寓的牌子已经换上了别的姓氏。这一天，在银灰色的天幕下出现了三条汉子，他们走进了深巷，青石板路上“啧啧”有声，好似对来客不胜厌烦。

一个小孩在府门前跳绳。

其中一个汉子发问道：“喂，小子，你是这屋里的人吗？”

那小孩随口道：“是又怎么样？”可当他抬起脸看到来人时，脸上立刻显出惶恐的神色，夺路就往门里跑。

三人中那个拉着虎脸的汉子早一把揪住小孩的后领，喝道：“告诉我，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小孩早已吓坏了，身子被提着，双脚在半空中乱蹬，口中乱嚷道：“我、我爹叫梁天星。”

这回倒轮到三条汉子惊讶了。

虎脸汉子吼道：“你胡扯，不说老实话，老子宰了你！”

孩子哇地哭道：“我不骗你！”

另一条汉子道：“师兄，你看。”

虎脸汉子抬头一看，府门上一对灯笼分明各写着一个“梁”字。

被放到地下的孩子，见三条汉子不再理睬他，赶紧抱着头溜进大门去。

虎脸大汉满脸疑惑道：“几天前不是听说他们还在这里开马场吗？”

另一条汉子感叹道：“溜得好快呀！”

虎脸大汉对他身后一直沉默不语的汉子道：“师弟，如今我们该如何办？”

“便是走到海角天涯，我也要找到他们！沈洪、欧阳启不过只是两条丧家之犬罢了，我们有的是时间！”说话的就是当年死于沈洪兄弟之手的范地明最小的儿子范庄。

三条汉子远远离去，原野上就象走着三只猛兽。

且说富春江的春色，自有那种独特的江南风味。水廊烟村，曲桥花镇，都溶在一重重深浅不一的绿色里。古人有诗写其景道：

水送山迎入富春，一川如画晚晴新。

云低晚渡帆来重，潮落寒沙鸟下频。

未必柳间无谢客，也应花里有秦人。

严光万古清风在，不敢停桡更问津。

富春江畔有一座叫御马镇的地方，那沈洪与欧阳启乘船从九江东来，沈洪安居之处便在这里。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自沈洪回到故乡，不觉已有一年光景。

这天晚上，皓月当空，月光如银泻地。沈洪不禁又想起欧阳启来。多少个月明之夜，他们总是在沁香亭上饮酒赏月，可如今明月依旧，人事变迁。无聊间命家人沈富备了几碗酒菜，独自在花园小亭上饮酒。举杯在手，立刻想起欧阳启说起李

太白花间饮酒之事，不禁自语道：“曾笑李太白寂寞，哪想我如今却更寂寞！”一连干了三杯酒，一段心事不觉涌上心头：去年那位老尼到马场告知范庄带领两位师兄弟要来报仇雪恨，到如今怎么连一丝儿动静也没有？我们兄弟俩会不会反倒被她骗了？倘若马场没有关掉，生意再红火个三五年，兄弟俩找个幽僻的地方，隐居起来过下半辈子的安闲日子，岂不美妙！而今兄弟各处一方，正不知何时能够相见。

月光透过茂密的芙蓉树丛，星星点点洒在绿茵地上，一片斑斑驳驳，更令人孤寂伤感。

沈洪轻轻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自言自语道：“既然世上如此平静，我又何必作茧自缚，蜗身在这孤寂的小天地里？对，明早就启程寻我兄弟去！”

正当这时，沈洪忽听到屋檐“拍啦”一声。他立刻警觉起来，眼光往浴着明月的水池中一瞟，发现一条黑影在瓦上一闪而过，紧接着见墙头上又出现两条黑影。沈洪忙放下手中酒杯，站起身开口道：“瓦上何方高人？更深夜静，到此有何贵干？”黑影一下不见了。沈洪又大声道：“瓦上好汉，且不必鬼鬼祟祟，既有胆量来，就请光明正大下来相见好了。”话音未落，只听得“扑、扑、扑”三声，从瓦上跳下三条汉子。其中为首的一个抢一步到沈洪正对面，开口道：

“沈洪，你倒自由自在地在这里饮酒呀！江湖上有一句老话道，‘死也不晓得找个地方躺’。想来指的便是你这等人！好吧，待小爷告诉你，今夜是你的死期，明年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忌日了！”说时慢那时快，只见此人右手向上一摆，拔出背上阔板大刀向沈洪直劈过来。

第二回 逃荒野沈洪丧命 返家宅欧阳捐躯

却说沈洪见刀光闪到，忙一个“鲤鱼打挺”跳出圈外，目光一扫，见此人后面还有两条汉子，一式黑色劲装，在朦胧的月色下，只见其目光如电，虎背熊腰，直如“凶神恶煞”降临人间。

沈洪见三人都还年轻，且都是从未照过面的人物，便双手抱拳道：“三位英雄，咱们从未谋面，想来我沈某与你们也无冤无仇，你们今日夜临寒舍，不问青红皂白，恶语伤人，兵械相加，是何道理？我看你们也是江湖上的人，还是照规矩把话讲明为好。”

举刀者一听此话，更是暴跳如雷，一手撑在栏杆上，把个亭子震得簌簌作响，厉声吼道，“姓沈的，你是猪鼻子插葱——装象，你若是真不知道我们为何而来，又何必仓惶逃离九江？你既装糊涂，我倒可以告知你。五年前你与你的拜弟欧阳启伙同白莲教，杀死我一家数条人命，算我命大逃过了这场血灾。之后，我进河南入龙巢拜双龙派首领龙形北掌严天威为师，学成道艺，奉师命下山为父报仇。我想你现下也该明白，我便是那范家劫后余生的小少爷范庄。与我一道来的两位朋友，你也想见识一下吗？”只见范庄指着右侧背插单刀的道：“此乃我二师兄‘笑面虎，石碧鹰！’又指着左侧一位腰间左右各挂着一个用铁链连着的八角银锤的汉子道：“此乃我的三师兄‘大鹏鸟’邹碧岩！”

沈洪一听，心中叫苦不迭。一年前那老尼所言果然千真

万确，今日看来，自己凶多吉少。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再说自己的兄弟欧阳启又不在这里，双拳难敌六手。沈洪皱紧眉头，灵机一转，强打笑脸拱手道：“少年英雄，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结，你家里人的为人，你自己也须明白，就不必我再提了。人确是我杀的，但也是他们咎由自取。我劝范少侠眼光看得远一点，多考虑些是非曲直。在下我情愿将所有家产都赔与你，不知范少侠意下如何？”

范庄怒道：“你想得却美，杀了人用几个臭钱便可以抵命！姓沈的，废话少说，有什么话该交代的赶快交代，要不我就取你的人头。”

“范少侠，”沈洪拱一拱手道，“人死不能复活，今日你便杀了我，又能换取什么？天下事，总逃不出一个‘理’。以‘人情’而论，你欲杀我自是无可指责，若以‘天理’而论，恐就有逆天道了。还望少侠三思！”

范庄不听犹可，一听此话按捺不住，大吼一声道：“老东西，看刀！”银光一闪，声到刀来。

沈洪见刀到，向右一躲，即转身抢一步跳出圈外，急忙避进内厢。

范庄且不追赶，因他打量沈洪如此人物，决不会轻易溜之大吉的。即便是惊动沈家上下，他们三人也断无害怕之理。

范庄正在张望，已见沈洪提了单刀出来。他大叫一声：“来得好！”两人在天井中，刀光相进，但见风声人影交叠旋转。沈家的刀法讲究以柔克刚，那片片刀光如风中杨柳；双龙派的刀法讲究雄劲明快，那刀光直是一道道闪电划破夜空。两人战至二十余回合，都已亮出浑身解数来。跟范庄同来的二师兄“笑面虎”、三师兄“大鹏鸟”，此时也只能从刀光的弧影中，判断出谁是沈洪，谁是自家师兄弟，不禁

也为这场刀战喝起彩来。

那三师兄邹碧岩见师弟一时不能取胜，“嚯”地一下取出腰间那两颗八角银锤，大声叫道：“师弟尽管放心，待师兄来助你一臂之力。”话声未落，两颗银锤早似流星般，从两边向沈洪天灵盖砸来。

沈洪见状，~~吃惊不小~~，慌忙提单刀，迎闪亮处架住。“咣——咣”一声，沈洪立时感到手臂发麻。自知不是对手，又见他二师兄也提刀欲来助阵，当下一个念头闪过，走为上策。

诸君或许要问：既是走为上策，那么早先沈进入洪房内时，趁机溜走岂不更便？说来却有些讲究。武林中有些不成文的规矩，若敌手向你挑战，不论对方是强是弱，你若逃走，总是耻辱。所以那沈洪虽身处逆境，明知凶多吉少，也要强撑应战。但那双龙派三师兄一起上阵时，便是对方以众欺寡，沈洪的逃避反倒是得理之举了。

只见沈洪急速收刀，一个“鼯鼠入洞”，从对方下路空档一缩，转身便逃。

双龙派师兄弟早死盯住沈洪，见他一逃，立刻从两旁包抄。沈洪潜入树丛，三人紧逼不放。突然一种类似兽背撞击树干的声音，紧接着，树身发出沙沙沙的响声，像是数十条响尾蛇在躁动。双龙派师兄弟怕着了暗道儿，慌忙闪身寻找隐蔽。待到声息全无，沈洪早已不见了踪影。

范庄见沈洪逃走，急得哇哇直叫，一蹭身又要追进树丛。二师兄笑面虎拦住道：“师弟，不可急躁，此地是他老巢，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须要防他一手。

范庄有些茫然道：“那却如何是好？”

笑面虎一笑，脸形更加难看：“姓沈的不过是四处逃窜的兔子罢了，我等网已撒开，何愁追拿不到？放它一把火，